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發財秘訣 第一回 辟香港通商初發達 賣料泡窮漢得奇逢

往事追回淚似珠，十人中有九糊塗。 致令一樣鬚眉漢，硬要從中判主奴。

呵！呵！諸公風氣！風氣！甚麼叫做風氣？據諸公說，自然是文明學問了。不知非也。據小子看來，只一個利字，便是風氣。而且除利字以外，更無所謂風氣者。諸公若不相信，聽我道來。

自從通商之後，我中國二十二省之人，莫不異口同聲曰：

「廣東得風氣之先。」小子自己便是廣東人，也深信我廣東是得風氣之先的。不敢多讓。然而及後仔細想來，到底甚麼叫做風氣？到底得些甚麼風氣？轉覺茫然，查廣東通商最早，再以前的不必去細考他，自明朝以來，已與各國通商的了。考《明史·外國列傳》：「壕境在香山縣南虎跳門外，先是暹羅、占城、爪哇、淳泥，諸國互市俱在廣州。設市舶司領之。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縣，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，納賄請於上官，移之壕境，歲輸課二萬金，佛郎機遂得混入。」云云。壕境便是今之澳門，由此觀之，可見得廣東通商最早。又按《明史》廣東巡撫林富上疏，請與佛郎機通商，有云「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，番舶不至，則公私皆窘，今許佛郎機互市有四利：祖宗時諸番常貢外，原有抽分之法，稍取其餘，足供御用，利一；兩粵比歲用兵，庫藏耗竭，藉以充軍餉，備不虞，利二；粵西素仰給粵東，小有徵發，即措辦不前，若番舶流通，則上下交濟，利三；小民以懋遷為生，持一錢之貨，即得展轉販易，衣食其中。利四。」云云。說來說去都是為利，何嘗有半個字提到風氣？諸公！這就不能怪我說一個利字便是風氣，除利字以外，更無所謂風氣了。這些遠事，又且不說。等我再說得近些。

自入本朝以來，外國人來得更多了，因為他們航海之術，日有進步，進行愈速。又視我中華為天府之國。嚶！鼎烹之旁，繞以群鼠，焉有不思染指之理呢？加以中國向來是魁然自大，環繞四裔，盡是些野蠻小國。他們來便說是進貢，我們去便說是冊封，傲岸慣了。更不知甚麼叫做外交！外國人初來時，他們便擺出那自大的樣子，傲然岸然。及至外國人忍耐不住，翻了臉打將來。他卻又害怕了，把頭縮了進去，再不敢伸出來。

因此，著著失敗，喪師辱國之事，也不可勝紀。至道光二十一年，大學士兩廣總督琦善，割廣東之香港地方與英人義律，是為中國割地與歐洲之始，亦即為通商發達之始。此事之始末，往因來果甚多，因與此書正文無涉，故不多贅。

且說香港乃是一個海島，島中本有些居民。義律得了香港之後，即出了告示，曉諭島中居民，說是中國已將香港割與我大英，爾等世居香港之人民，從此皆當投降，改入大英籍云云。

那些居民也有從的，也有不從的，不必細表。義律乃與英國各商在香港築建洋房，設行貿易，慢慢的外國人來得更多。一切起造的水木匠與及細崽、廚子、洗衣匠等，在在須人，不免高出工價，求人應募。那內地的窮民，聽了這個消息，帶有許多前往傭工謀食的了。那時候廣東風氣儉樸，他出的工價又較優，所以前往傭工之人，不出三四年，各各都能攢一二百銀元，帶回家鄉去。那些鄉下眼光如豆，看見一個銅錢，尚且有簸箕大的，何況整百雪白的銀元，被他看在眼裡，那得不耀的他眼花頭暈。

於是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都說某甲發了洋財回來了，某甲發了洋財回來了。這個風聲一播揚開去，你想那一個不想發洋財！引得那無知之徒，都如水赴壑的，往香港去了。此時香港的生意也逐漸盛了，外國人也逐漸多了，所以去的人，也都容得下。

內中驚動了一個南海縣張搓鄉地方的一個人，姓名區丙，一向只以小負販糊口。當時看見人家紛紛往香港去，又都說是可以發了洋財回來，便與自家妻子商量，也想到香港走一遭，碰碰運氣去。他妻子說道：「人家有手藝的，是靠手藝去賺錢；懂外國話的，是靠傭工去受值；有氣力的，還可以去扛抬。你既沒有手藝、又不懂話，就是氣力也輸與人，你仗甚麼可以去得？縱使香港是個銅山、金穴，只怕你未必有本事去動得他分毫。我勸你息了此念罷。還是安分點，在家過窮苦日子的好。

我也沒福做富翁的奶奶。」區丙被他妻子一頓搶白，惱得氣也結住了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氣忿忿的走了出門，到市上行去。

心中也打不定甚麼主意。忽見一家店舖在那裡燒料泡，心中暗忖：把這個販到香港。或者有利可圖，我何妨試他一試？想罷便先去買了一個竹筐，再到那料泡店中，拿出二錢銀子，大大小小買了二三百個。也不別妻子，附了船徑到香港來。

看官！那料泡是一件甚麼東西呢？原來是用玻璃吹成的一個泡兒，其樣式就和饅頭一般。那饅頭面上正當中，卻做出一個小管。那小管的玻璃略厚，那泡兒的玻璃卻比紙還薄。靠底一面那塊平玻璃，卻做得略略有點微凹。用口銜著小管，微微一呼，那塊凹玻璃便凸了出來；復微微一吸，那玻璃又凹了進去。如此不停吸呼，那玻璃也不住的凹凸。其凹凸之時，卻有聲響，作口兵嘯口兵嘯之聲。廣東人就叫他做口兵嘯。是賣給小孩子玩的。小的不過拳釐大小，零賣只得二三文一個；大的有饅頭大小，也不過十來文一個。

區丙販了料泡到香港去，在馬路旁邊憩下，手中拿著一個，不住的口兵嘯口兵嘯呼吸著。這是他們販這個東西的規矩，教人家聽見了，好來買的意思。在香港的廣東人見了，都笑道：「這個人該死，香港地方能有幾個小孩子？卻帶了這個東西來賣，怕不餓了盤纏也。」區丙站了一會，見沒人照顧，便捫起竹筐，望熱鬧所在走去，走了一天，卻只沒人請教，不覺心中懊悔。

到了明日，又捫起來往外走，行行去去，去去行行，不覺到了一個所在。只見兩面都是洋樓，靜悄悄的，路少行人。他心中暗想：昨日走了一天熱鬧地方，不曾發得利市。今日怎麼走到這裡來，想是更沒有生意的了，但不知走過了這一條路，那邊可還有他家？心中想著，信步行去，口中仍是呼吸著那泡兒，口兵嘯口兵嘯的作響。忽然迎面來了一個外國人，看見區丙，便立定了腳看他。區丙膽戰心驚低著頭，只管向前走去。那外國人嘴裡嚙哩咕嚙的叫了一句話，區丙不懂得，只不敢理睬他，仍向前去。那外國人趕了上來，一把拉住，嚇得區丙放下竹筐，唇青面白，不住的瑟瑟亂抖。那外國人低下頭，在筐裡揀了一個頂小的，對區丙又嚙咕了幾句。區丙不知是甚麼意思，接過那泡兒，銜著小管一陣呼吸。那外國人在他手裡取去，又嚙咕了幾句。區丙暗想：莫非他要買麼？這個頂小的，在鄉下只賣得一文錢一個，賣給他不可賣貴了，恐怕他打聽出來，說我欺他。然而苦於不知這「一文錢」三個字外國話怎生說法，無奈只得和他做手勢，伸出一個指頭來，那外國人看見，就在身邊摸出一元洋錢給他。區丙大喜，口中連說多謝多謝。那外國人交了洋銀，拿起那泡兒一吹，只聽了「嘯」的一聲，那塊底上的玻璃破了一大塊，以後再吹就不響了，外國人把他摔在路邊，又揀了一個，給了一元洋銀，又拿起一吹，依然破了，外國人很以為奇，摔了破的，又拿起一個，對著區丙嚙咕。區丙此時福至心靈，知道是問他的吹法，他便接在手裡，呼吸了一會又鼓動兩腮，以示呼吸之意。外國人又拿出一元洋銀，買了一個，銜著小管，用力一吸，口兵嘯一聲又破了。外國人不由分說，拉了區丙就走。

區丙嚇得魂不附體，死命掙住，不肯行。那外國人見他害怕，便用手向前一指，臉上帶著笑容，又嚙咕了幾句。區丙見他並無惡意，方敢捫起竹筐。跟著他走到一條路上。見一座洋房層樓高聳，四面都是門戶。外國人站住了，對著區丙做手勢，嚙嚙咕咕又說了幾句話。區丙看他的手勢，猜度他的意思，料著是叫他在這等候，便放下竹筐，站住了腳。那外國人便走到洋房裡去，區丙在外抬頭從門口望進去，只見裡面立的、坐的、行動的、對談的，有好幾十個外國人。原來是一所外國人的總會。區丙初到香港的人，那裡得知。等了半晌，只見起先那外國人帶著兩個外國人，笑語而出，指著那料泡說了好些話，又拿起一個，遞給區丙，做一做手勢，區丙會意，便呼吸起來，那兩個外國人見了，各以為奇，於是每人出了一元洋銀，各買了一個。放到嘴邊口兵嘯一聲，兩個都碎了，三個外國人一齊呵呵大笑。那兩個又各出一元洋銀買了兩個。仍只吹得一下都破了，一個便翻身入內。正是：

運退黃金失色，時來黑鐵生光。

莫譏舞袖太郎當，此是發財榜樣。

未知此外國人翻身入內卻為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以銀一元買一料泡，雖曰受欺，究屬玩意小事耳。

近日粵東婦人，不知何所取義，供奉孫悟空神像，香爐之上倒插料泡一個，偶然一響，則欣欣喜曰：大聖爺爺靈感來佑我矣。此等迷信省會富貴家尤多。餘嘗細思其故，實因料泡倒插爐中，其筒口為爐灰所閉，鬱抑既久，偶一發洩，發洩之時，其氣上衝，故作口兵嘯響。屢試不爽。一日之中多則響三四次，少亦響一二次，總視爐灰之多少為響數之多少。灰多，則氣愈塞；愈塞，則愈易鼓動而泄也。孫行者，本邱處機之寓言，本無其人。更安有所謂靈感？乃屢向婦人輩愷切開導，終執迷不悟，莫之肯信，嗚呼！女學不明，神權迷信。區丙當日何幸得口兵嘯而發財！社會今日何不幸得口兵嘯而迷信耶？